

《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	任	孙周秦				
副	主	任	马青山	史德翔		
委	员	马青山	马振华	王新军	孙周秦	
		史德翔	包容冰	安 然	张懿红	
		梁积林				
总	主	编	史德翔			
副	总	主	编	王新军	包容冰	
小说卷	主	编	王新军	张懿红		
散文卷	主	编	史德翔	安 然		
诗歌卷	主	编	包容冰	梁积林		

时间与重量

——《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》总序

孙周秦

以“新时期”命名的这一时间段,已经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了——进入新世纪业已十年。站在今天这个节点上来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甘肃文学的发展,欣慰、期许、感慨,不免都会有一些。这三十多年无疑是甘肃文学史上异常重要的一个阶段,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侧影,早已为众多文学的热爱者和研究者所关注。

“新时期”是很让人庆幸的。这一时期,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开始从惨淡中兴旺起来。甘肃也一样,尽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一些南方沿海省份,但文学却并非如此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,甘肃文学甚至悄无声息地走在了全国文学格局的前列。这个时期的甘肃文学在各个方面,包括思想内容、文学技巧、表现形式等,都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,更是涌现出了许多值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作品。从这个层面上说,编选一套《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》不仅很有必要,而且正当其时。

长期以来,甘肃文学在祖国的文学地标上,一直处在边缘的位置。这种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好转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,甘肃文学才在祖国的文学百花园中吐露春色,其标志便是一大批作家和诗人的作品,摆脱了地域性的局限,开始进入全国的文学视野。这一时期,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,都涌现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。进入21世纪,甘肃文学基本进入了理性上升时期,作家和诗人队伍,呈现出梯次成熟的局面。这应该是一个地

区文学正常发展的标志,更是其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保证。

《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》是由甘肃文学界多位有识之士联合发起,以民间力量组织编辑的一套丛书,共分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三种,旨在总结新时期以来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甘肃文学取得的最新成果,展示作家队伍的整体水平。在一定层面上,这套选本具有存史的意义。留下一个时代的痕迹,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学史料,这是一项我们应该为之付出的工作。

本丛书自2009年10月开始征集作品以来,历时大半年,共收到全省600多位作家诗人的3000多件作品。在选编过程中,我们既不忘文坛前辈之新著,又重视新人之力作。由于选本容量所限,对于诸文体均有涉猎的作者,编者对其作品在三册中进行了适当平衡。各卷所选作品,均为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全面了解本书,每篇作品都附了作者简介。各卷还配有编选者撰写的后记,说明了各卷编选经过和情况,有的也对所选作品进行了点评,供读者阅读时参考。这套选本容量之大,作者涵盖面之广,作品质量之上乘,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陇原之最。事实上,这也正是我们不计辛劳、全美此事的初衷!

现在,这套选本就要行世了。放在时间和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考量,她的重量是轻是重,还是一个未知数。限于编者水平,此选本难免会有遗珠之憾,还请方家大正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麦 客	邵振国	1
大庄窠	王家达	28
圆大头	柏 原	48
弩 马	张 弛	58
一点江湖	马步升	71
拿枪的桑林	张存学	83
失重的灵柩	阎强国	92
三拳两胜	叶 舟	103
朝圣之旅	雪 漠	121
八个家	王新军	140
我不是贪官	唐达天	194
2007 年的快乐情事	向 春	204
第七日	尔 雅	223
披着羊皮的人	和军校	243

鸪鸽旋窝	苟天晓	255
鸽 子	弋 舟	266
故乡三题	李学辉	287
嘉禾的夏天	何延华(藏族)	296
花衣裳	赵剑云	312
共度天涯	北 斗	325
中秋夜	东 潮	340
野台戏	柏 夫	350
年 事	陈天佑	359
拐子叔	武 诚	370
蓝 瓦	式 路	376
编后记		389

麦 客

邵振国

邵振国,男,1948年生。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历任甘肃省秦剧团编剧,甘肃省文学院专业作家,甘肃省作协副主席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文学创作一级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月牙泉》《祁连人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日落复日出》《中国作家经典文库·邵振国卷》等5部,另有论文《通向墓地》《契合与相左——试说〈文心雕龙〉与玄学本体论》等20余篇。短篇小说《麦客》获1984年第七届全国优秀小说奖、《当代》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首届百花奖。

天还没亮,只是东边有些发白了。

这里是陕西千阳县城唯一的一条街,赶集卖当全在这边。

街,渐渐显出了轮廓。那是啥,像是过去富户人家门前的石狮子、石碾,黑糊糊的一堆?走近些看,一个个蜷腿躬腰,东倒西卧。

他们是做啥的?“跟场”的。噢,庄浪的“麦客子”嘛!庄浪是甘肃的一个县,关山脚下,方圆几百里。别看

庄浪地大,可人稠,天爷又年年不作脸,十有九旱,一亩打上二百就算是破天荒。包产后,听说有不少地方打五六百的,可也有部分山地没水少肥,说是有水也不敢浇,庄浪的土地怪着哩,一浇就板结,把苗活活地给箍死。唉,就是这么个势,一人一亩多地,种上算得了,闲下时间跟场走!

每年古历四月,庄浪人便成群结队来陕西割麦,一步跨到顶头,一站站往回走。宝鸡割罢,凤翔的麦刚黄;千阳的麦倒了,陇县的又跟上了。到了古历五月,便离家门不远了,回去割自家的麦还能跟上。

麦客跟场,可说是庄浪人的“祖传”。爹这相,娃也这相,习惯了,咋也改不下。一年不出来,总觉得有件啥事没做,全年不得坦然。出来闲心不操,一天三顿饭“掌柜的”管,要馍有馍,要汤有汤。可话说回来,那三顿饭不是个好吃的!太阳晒得肩胛子上脱下一层皮,晚上在哪个草窝窝树荫荫、牛棚马圈里一睡,乏得像死驴一样不知道动弹。晒倒没啥,单怕天爷变脸,刚跌个雨星星,就像石头砸在了心上:“害死喽,害死喽!麦割不成喽!”不割麦,掌柜的把饭一停,只得打开干粮袋子吃炒面,或吃平时攒下的干馍馍。这些都没啥,最怕跟不上场。这两年麦客子多,掌柜的少,来一个雇主,蜂一样地围住,步子稍迟就跟不上。再说人多不值价,早先一亩三五元争哩,现时,掌柜的胸脯一挺:“一亩一元二,谁去哩!”麦客照样跟上走。过一半天,一亩几角,或是光管饭,看看再没雇主,眼见这达的麦快倒完了,“走,日他妈,肚子吃饱就行!”……

说时,天已大亮了,赶集、卖当的都来了,这条街渐渐红火起来。那些麦客早已坐起身,一边搔着昨夜蚊子咬下的腿,一边瞅着推车挑担南来北往的人们,看其中有没有“掌柜的”。

迎面,一个壮实的小伙大步流星地走过来。

“爸!你不会灵透些,只是个坐下等,等到啥时辰去!刚刚,汽车站那达,水川的一个队长来着,一下要走了四五十个……”

小伙身材匀称,满脸秀气,大眼珠灵透地闪着。白褂子上印满汗碱,黑裤子打着补丁,一双麻鞋磨掉了后跟,可他却浑身精神。

吴河东望了望气喘吁吁的儿子,仍旧坐在水泥台阶上吃炒面,待把那口干炒面咽下,这才一边刮着碗底一边说:

“甬急,甬急,这达我昨个就观点了,麦厚得很,广得很,一时它割不完。”

说着又把目光移向街上的行人。

儿子叫吴顺昌,对爹妈可说是“顺”哩。这会,尽管他心里急得火烧火燎,但还是一屁股坐在了石台阶上。

“吃些不? 给,炒面、干馍馍,去,那面饭馆子里要碗面汤拌上、泡上吃!”

“我不吃!”

顺昌娃把头一甩,两只秀气的大眼竟直呆呆地发愣。记得前几年,一次跟老子去西安割麦,老子一看那八百里秦川黄黄的一片,麦厚得风都吹不动弹,两眼笑得弯成了镰刀。见“掌柜的”吝啬,不肯多给,他“哼”的一声躺在地上:“哎,路上走乏了,咱‘歇马三天’!”心说,看你不拿大价来抬我!结果第二天睁眼一看,那望不到边的麦全都割倒了,顺昌急得泪珠子直跌:“现在好了,好了!”可吴河东望了望那满世界的麦捆子,又说:“哼,光这麦捆子往场里掮,也够他狗日的掮几天!甬急,咱再‘歇马三天’!”可是刚过头晌,再一看,那八百里地连一个麦捆子都没了。“好我的爸哩!‘麦熟一晌’都不懂,你还算是个老庄农!龙口里夺食哩,谁家等你!头晌看着麦还发绿呢,后晌那麦芒就都背起了,麦粒子直落……”

“对了,对了!我啥不懂,要你说!”……

吴河东真就不怕误场? 咋不怕,你看他那老长的头发,多久没刮了,麦土落了寸把厚。别人几把凉水往头顶一撩,抽下镰刀子噌噌几下刮个净光,又凉快,又舒坦。可他,听老人有个说法:头发长了不能刮,一刮就“断了”,搭不上场了。吴河东知道这是句迷信话,闲扯淡,可是你让他刮头他却说啥也不刮。

此时,他那两只浑浊的眼睛里深埋着忧虑,直盯盯地瞅着街上的行人,炒面末子狼藉在布满黑胡茬的下巴上,瘦凸的喉咙骨一上一下,不禁自语道:

“唉,早先还有个‘当场的’,如今各顾各喽!”

当场的,早先也叫“霸场”。一个身强力壮,自以为有些“武艺”的汉子,从麦客子群里哏地站起来,胸脯一拍:“这个场我当了!五个元一亩,没五个元谁也别想雇,谁也不准跟!”谁要雇、要跟,就是一场好打。掌柜的被唬住了,只得抬高雇价。

当年,吴河东就当过“当场的”,胸脯一拍天价响。可有一次,当他双臂一挥,举起了石碾子的时候,并没把对方吓倒,几个赎买来的恶汉忽地拥上来把

他压倒在地,打得再也没爬起,到现在,左腿还有些跛。吴河东牙一咬说:“哼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咱走着看!等到你到老子的门上当麦客的时候再看,球!”……

“三十年”过去了,吴河东还是个麦客子,这些赶集卖当的、过路的、来寻短工的,都像是比他高着一头,那眼势一瞥一瞥的,不屑一顾地从他面前走过……

是的,谁把麦客子放在眼里哩?提起来都说:那些,十人有九个贼!见啥偷啥。饭馆里吃饭,把碗偷走,一双竹筷子也不放过。搭车哩,一眼看见了刹车绳,解下来跳车就跑……所以,每年一到过麦客的时候,家家提防,门户紧闭,生怕自家丢床被子少只鸡的。

可是,你要想偷他一只“鸡”,给他割的地少算一亩,那可是打错了算盘。他的腿就是尺,二百四十步是一亩,二十四步是一分,一分也少不下。说是吴河东年轻的时候,扛活回来见一只老鹰把他家的一只老母鸡抓走了,气得咬牙跺脚恨自己飞不上天。事过几天还一个疙瘩堵在心上。后来他想了个法,跑到山坡上,脱了个净光,把猪血往肚皮上一洒,猪下水往胸口上一摆,躺在地上闭住眼装死,单等那刁鹰盘旋下来吃“死人”肉。果然刁鹰落下了,翅膀遮天蔽日,光那鹰钩嘴就能把活人吓死,可吴河东躺得坦坦的,一动不动。等那鹰跳上他的胸脯,正要啄他的眼的时候,突然,他大眼一睁,双手一合,一把抓住了那刁鹰的脖颈。站起身把那猪下水一抖搂,笑着回了庄。满庄子人都跑来看,吴河东一边把鹰往死里打,一边说:“我让你这贼知道哩!我都是偷人的人,你还偷我的鸡,我让你偷!我让你偷……”到了把个“大鹏”打咽了气,剥下皮拿到收购站上一卖,又换回一只肥嫩嫩的母鸡来……

顺昌知道老子的脾气犟,看着雇主越来越少了,却也不敢吱声,一旁讨了碗面汤,默默地拌起炒面来。

正吃着,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停在了街口上。车上站起个人,扯嗓一声:“南川里谁去?麦不算厚,一亩两元二,去的上车!”

“顺昌,赶紧拾掇!”

吴河东大喝一声,哐地腾起身,一根棍挑起那干粮袋子破棉袄,连着那滴里当郎的镰把子、烂草帽,三步两步已蹦到了车上。

“昌娃子,快!快——!”

待顺昌奔到跟前时，那掌柜的已数完车上的人头，大手一挥说：

“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听见了没！”

他一边厉声喊着，一边用力掰着顺昌扒在车帮上的手。

顺昌扬起那张秀气的脸，央求着说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他这样称呼着对方，“你把我要下嘞，我跟我爸一道……”

“不行，人够了，多去了也白跑路！”

“爸爸，要下嘞，爸爸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只听一个轻盈、脆亮的女声喊道：

“临游，谁去？山地，到那达看了地再估价！”

麦客们蓦地回头，只见说话的是个年轻媳妇家，看上去二十四五，眉清目秀；中式小褂裹身，青麻布裤可腿，一双带襻儿、绣花儿黑布鞋紧脚，浑身上下干净利洒。麦客们忽拉一下又涌向这边，可她却赶忙张口：

“我只要一个！”

说时，她那对儿深汪汪的眼睛跳过众人，直望着站在拖拉机旁的顺昌。突然，拖拉机突突突地启动了，顺昌禁不住回头喊了声：

“爸——”

二

临游这个地方，满山树木绿绿的，山泉汨汨地流。虽说亩产不高，可人少地多，风调雨顺，常有吃不完的粮食。但是，让谁到这达来安家，保准谁都摇头。因为这达水土更怪，十家有九户人“拐”着哩，患一种大骨节病，瘸腿、大头、矮身子。这种病又多患于男人，所以家庭劳动多数得靠女人。外地人说笑话呢：唉，那男人自家上不了炕，得让女人抱上去。爸爸见儿子不乖，恶狠狠地骂：“你再捣蛋，甬看我把你没治，哼！等你妈回来把我抱上炕，看把你治不死！”也有个“身强力壮”的，敢拍着腔子说：“嘿，我这两条腿，甬看短，那天从这达到那达二十里路，没够我三天走！”

临游就是这么个地方，因而更短不了麦客子常去。聊起天，麦客们夸口说，临游那地面，不是咱麦客子去，粮食就全都撇掉了！

太阳金灿灿的,照着绿葱葱的山。

顺昌跟着那媳妇家的脚步,踏着山间的小路。谁也不多说话。绣花鞋像两只黑蝴蝶扑扑地擦着地面飞;麻鞋露着脚后跟,像两片片子连枷板,哐哐地砸得地面响……

“跟上!”

半天,媳妇家这样喊一声。

“噢。”

顺昌总这样应一声,最多说一句“跟着哩!”意思是你头里走。

他把那根棍挑着的行装换了换肩,脸扭向坡下的一块块山地。那麦是薄,成色也就是个二百来斤,一天割上三亩没问题,这一亩的价……最少一个元给哩吧?哎,七八角也行哩,三七两元一,三八两元四……川地一天最多能割个一亩一二,算下来也差不多……

顺昌正琢磨着,扬脸往前一看,那媳妇家索性停住脚,扭过身直望着他。

“你是哑巴吗?两人走路呢,咋一声不喘?”

“噢?噢……”

顺昌那张秀气的脸一愣,嘴巴尴尬地往腮边咧了咧。

“掌柜的,你家包了多少地?”

只等他跟上来,她才齐着他的肩往前走,那双“黑蝴蝶”也不那么连紧了,小脸儿白里透红,转向他:

“够你割的!我家三口,一人包十亩,你算多少?”

“三十亩!那怕我一个人割不倒,麦就黄过头了!”

“还有我哩!”说着她将摇曳在脸颊上的那缕青发往耳后一捋,深汪汪的眼睛斜瞅着他:

“咋?怕是我不像个割麦的?”

顺昌对着那双眼不敢多看,眼皮一低,却又落在被胸乳顶起的中式小褂上。

“掌柜哥哩?”

“他?还能割起个麦?……你没来过临游?”

“头一遭。”

说着来到庄上。这庄两面是山，中间是滩，大石头怪峥峥地乱撇着，一股浅浅的水曲曲弯弯绕着滩石，野雀儿在上面跳来跳去。

“瞧，那是我家的地，”她站在山坡上指着前面说，“那里，绿葱葱的那一块，就是我家。”

“噢，噢。”

吱呀一声，院门推开了。年轻媳妇啪啪地跺了两脚，把绣花鞋上的土抖落，先走了进去。

“进来，进来呀，站在门外面做啥？”

顺昌想是自己应该在院外呆着，听到叫，踌躇了半会，这才学着主人也把那双麻鞋使劲跺了跺，没想后跟没底儿，脚板跺了个生疼。

走进院来，只见这院整饬得利利落落，地扫得净净的，胡麻芥子摊晒在一边，一个老奶奶坐在当中用棍拨拉着。

“妈，晌午了，你不歇着？”

“哦，我娃回来了，那是……”

老奶奶手搭凉棚，虚眯着眼望来。媳妇家忙说：

“是给咱割麦的。”

“哦，饭做好了，在厨房里呢，快吃，吃罢就赶紧割，我看麦都黄得劲大了。”

顺昌把行装放在院墙根里，解开布包，拿出两把镰刀子和一块磨石，要了碗水蹲在一旁噌噌地磨起刀子来。

老人听着那“噌、噌”的磨镰声，又眯起眼：小伙肩膀头圆圆的，一动弹那肌肉一鼓一鼓的，胸脖子挺着，两条长腿叉着，脚跟有劲地蹬着地石，看那相就是个做活的！娃长得也心疼，脸圆圆个，鼻梁鼓鼓个，眼亮亮个……要是我的“白货什”生成这相该多好！

“老奶奶。”

顺昌亲亲地叫了老人一声。一边在大拇指上试着镰刃，一边说：

“麦黄得劲大些不怕，我割得快，我给你抢着割！”

老人连连眨巴着眼。

“哦，哦，我的好娃，这心疼哩！水香——快端饭来！”

扭头一看,只见水香早就端着饭站在一旁,不知想些啥……

拖拉机突突突地一到南川,等候已久的各家主事的便吵嚷开来:“我定了三个”,“我要两个”,“我要个小伙”……加上大队广播喇叭里“大花脸”正唱着的一板“乱弹”,真是包谷馇饭掺黄米,“搅”作一“团”。

陕西人爱吃“搅团”,张根发却另有胃口。他不慌不忙地蹲在一旁,两臂交叉,右手在左边捏着根烟抽着;左手腕戴着块新崭崭的表,在右边闪着……麦割得咋相,不图快可图个干净;“围腰”打得咋相,不在花而在个牢实,年轻娃子打得那捆,一提散脱了。娃子饭量大,大汉吃得终归不那么凶,好价,一顿七八碗……

他眯缝着眼瞅着吴河东,掏出一包“红牡丹”,锡纸沙沙地响。

“老哥,接住——”

一根牡丹烟落在吴河东的脚下。

“还有你,你,你们四位跟我走!”

一个背锅(罗锅)老汉,一个圈脸胡,还有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一起来到地头。一眼望去,张根发的麦齐茬茬的一片,厚实得入不进镰,穗粗芒壮,上面能铺张席让人睡觉!

吴河东把行装往地头一撂,一边给镰把镶刀子,一边瞅着那麦说:

“掌柜的,这一亩怕五百过喽!……”

“唉——那没有!”张根发摇着头,又续了根牡丹烟,“你甬看‘齐’,其实薄着哩,一天割个一亩半没问题!快收拾,收拾好就下镰!……噢,饿不?早饭的时辰过了,单不饿就等着吃‘晌午’!”

“嗯,”背锅老抓着顶烂草帽拍着肚子,“吃两嘴能行,不吃也能行,还、还觉不出饿像是……咋相?”他说着转向同伴,眉骨尴尬地耸着。

吴河东那浑浊的老眼眨了两下,又移向麦田,瘸腿一抬,三步两步跨上前去,“嚓、嚓”地割了起来。

这时,张家女人端着筐箩走来。望着麦客们的背影刚要招呼,见丈夫向她直摇手:

“娃他妈,去,取我的镰去,快吵!”

她不过意地半天扭不回身去。

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只听镰响,不见挪步;几镰就是一捆,几捆就得换镰,时近晌午了,没割下几分地。吴河东那褪了色的麻黑褂子,像块蒸笼里的布,热气一股股地往上冒。觉得那条伤腿有些酸痛,想坐下来歇缓一会,眼前却立时望见了顺昌妈那张脸。他妈在屋里做着啥哩,还在劈那毛竹?竹皮子一茎茎地劈开,剥得一般薄厚、一般长短;水里泡柔,编成席、编成筛……她愁倒了,苦倒了,可昌娃的婚事还是没着落,就因为付不起彩礼,说下的媳妇又另嫁了……想到这儿,他瘸腿一跪往前赶;麦,一片片地倒下了,倒下了……

太阳已经偏过了,大队的广播喇叭又响起来,大花脸一板“乱弹”唱过之后,开始广播本队的稿子:

“今年比去年更上一层楼,‘责任制’越搞越红火……”陕西腔,土语,高亢,宏亮,“‘冒尖户,王家、赵家、张家得奖不骄傲,干劲更加高,他们……”

张根发站在树荫下听着,望着自己的麦田,抑不住笑咧了嘴。

“老哥——树底下歇缓,吃‘晌午’!来,都来!”

张家女人把那只筐箩又端了来。馍馍、青菜就地一摆,一盆面汤,勺子往里一放,说:

“哥哥们,快吃,饭不好,只管吃饱,喝的在盆里,自己盛!”

麦客们围成一堆,席地而坐,狼吞虎咽。

掌柜的走了。圈脸胡正要把馍馍往怀里揣,中年人用胳膊肘把他一捅,向那边努了努嘴。他手里的馍又放回筐箩里。

吴河东往老槐树那边一看,一个七十开外的老者躺着身,头枕在树根子上,像头累倒了的牛。没了牙的嘴里咕弄着啥吃什,一动弹抽起满脸的皱褶,麻胡子一撅一撅的。

“哦……没啥,装了装上些,没啥,没啥……”老者说着,脸上呈现出善良的微笑。

这下麦客们放心了,吴河东也将一个馍馍掰碎晒在了阳坡里。等它一干,好存起来。忽然,他想起了顺昌娃。娃这时吃晌午了没?娃,你在哪达哩!……

三

晌午，一顿“油泼面”，连吃四碗。末了见水香又端上了馍馍，顺昌不过意地忙说：

“唉，对了对了，还没做活计哩……”

“走了一早晨路，多吃些！”水香劝着。顺昌又拿起一个雪白的蒸馍，吃罢，嘴一抹便说：

“掌柜的，我割去。”

“唉，这时晒死哩，过一会吧！”

“那……不怕。”

说着，他镰刀一提走出院门，水香那深汪汪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背影……

早晨在千阳咋就挑上了他？是见他可怜着，还是看出他老实、能干着？最初见他蹴在街口上，大眼睛寻着雇主，抑不住自己多打量了他一会；后来，商店门开了，她走进去随便转转，一抬头，又见到了他。他手里拿着双41码的胶鞋，抬起脚，在那磨掉了后跟的麻鞋底子上比试了半天，口里小声嘟囔着“五个元，五个元……”末了把鞋放在了柜台上。再后来，见他扒在拖拉机旁哀求那个人，不知咋，自己心上忽地涌上来一股子苦味，不由得喊出了声。对，是可怜他，可是，苦焦人多哩，为啥自己单就可怜他？忽地一下，水香脸涨得通红通红。她觉出，好像自己“相中”的不是个麦客，而是个别的啥，于是她狠狠地骂自己，你坏，不要脸，媳妇家生邪念！

“水香！”

水香一怔，见妈妈站在上房石台阶上说：

“你呆愣着咋，咋不去招呼人家？”

“噢，我，我寻镰把哩！”

镰把、草帽就在眼前，她摘下来匆匆走出门。

顺昌割麦不算慢吧，别人用手割，他连脚都用上。割下的麦不见倒，随着左手转着圈儿地往回卷，刚卷成一大捆，镰头儿并脚尖一抱，刷地撂在一边。

可是，顺昌往坡下那块地一看，“咦？怪，掌柜的咋那么快！”

水香也觉得自己快，虽说这块地小些，可不一会就割完了，身子还觉不出

乏，竟像有使不完的劲。她站起身，从腰里解下汗巾，擦了擦红扑扑的脸颊和那纤长的脖颈，目光不觉投向那边。

她轻快地越过田埂，望着他的背影，他背后那割得干净利落的地。茬儿短，穗儿齐，捆子一般大。望着、望着，像是身上更添了劲似的，几步上去，插在顺昌的垅旁割了起来。

“唉，唉……掌柜的，你咋在这达割？”

“看你割得慢！”

顺昌一怔，紧赶了几镰，忽停下又说：

“到时候，工……咋算？”

“我知道该咋算！”

水香的话，硬得像镰碰麦秆，嚓嚓地响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咋？你算二十亩，我算十亩还不行？”

“那、那咋能行！那、那就一家一半着算吧。”

草帽下面，那张红扑扑的小脸儿，偷偷地笑了。

不觉，她更依近了他，依近了他……

暮色笼罩着南川，笼罩着那棵露出树根子来的老槐树。

几个麦客吃罢饭，坐在树下闲聊，聊，最能解乏。

背锅老咥着旱烟，一口比一口有味：

“那天，打宝鸡走到凤翔，天麻麻个了，老腿些乎走断，看好碰着一个在城里工作的，像是个做官的，‘哎——，上车来！’我心想，‘咋，没偷没抢，麦客子犯啥法抓哩？’噢，才是叫着给他屋里割麦哩！‘孬卧车’把我一捎么，屁股后面冒着烟就到了乡里。嘿嘿，甭看我背锅子，那有福之人不在忙，他们买得起班车票、过来得早能咋，还不是寻不上个掌柜的干扯淡！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圈脸胡半卧在地石上笑着，一个饱嗝打上了嗓，“我看外面逛还美，这不，小卧车都坐得一个劲的！呵呵呵……唉，是哪达都比咱庄浪强，你看人家川里人吃的啥么穿的啥！”

“就说着！”背锅老又接过话茬，“你看这家掌柜的，新瓦房齐整整地盖了

一院，怕把他孙子、重孙子的住处都有了！”

中年人咋那么小心，这次又是他用胳膊肘把说话的捅了捅，向树边努了努嘴。

还是那位像累倒的牛一样的老者，不知他是掌柜家的啥，穿得比麦客好不了多少，吃饭也没人叫他，该到睡觉的时候了，他还在这达躺着，从不多说话，即使说，也不那么指手画脚，动眉挤眼，就像这棵老树，没有风，它那枝儿叶子从不动弹……

“那怕啥，看出，老人家是个不管事的。”

背锅老还是将声音压低了些：“这家，四个娃一股是城里的干部……”

“噢，所以叫咱‘四个老汉’割麦哩？”

圈脸胡粗声大嗓的一声，一下把麦客们都惹笑了。

“甬打岔啦！”背锅老敲了敲烟袋，“言归正传”了，“早起，我磨镰刀进庄子端水，见那屋里大车、推车、自行车，啥都有哩，你没见掌柜的戴的那表，怕是世上最好的表，新崭崭儿的，亮锃锃儿的。”

“看你馋得那相！”圈脸胡又插了一杠，“你可不过去抢着？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“我说甬打岔、甬打岔么！我端着水正往出走哩，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子走了进来，那身上香喷喷儿的，脸上白着——白着——”

“扯你妈的淡，你咋不抱住哩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麦客们抑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呵呵，我，我怕人家朝我这背锅上捣给两捶，呵呵呵……”背锅老笑着又“言归正传”，“看，那就是人家的媳妇娃，快要上门了，‘三千元’买下的！那娃心疼得没个说！”

吴河东不禁那黑胡茬抖了起来，旱烟袋噙在嘴上颤着，火星子落在脚巴骨上，却觉不出疼。

“老哥，你咋心事稠稠的？”

背锅老向他身边凑了凑说。甬看这一“凑”，它表示着麦客子相互间的关心、体贴。再有个啥哩，穷人没别的表示头。

“我知道，你又想娃呢，甬想了，娃二十六七了，还怕丢掉？饿下？他肯定寻